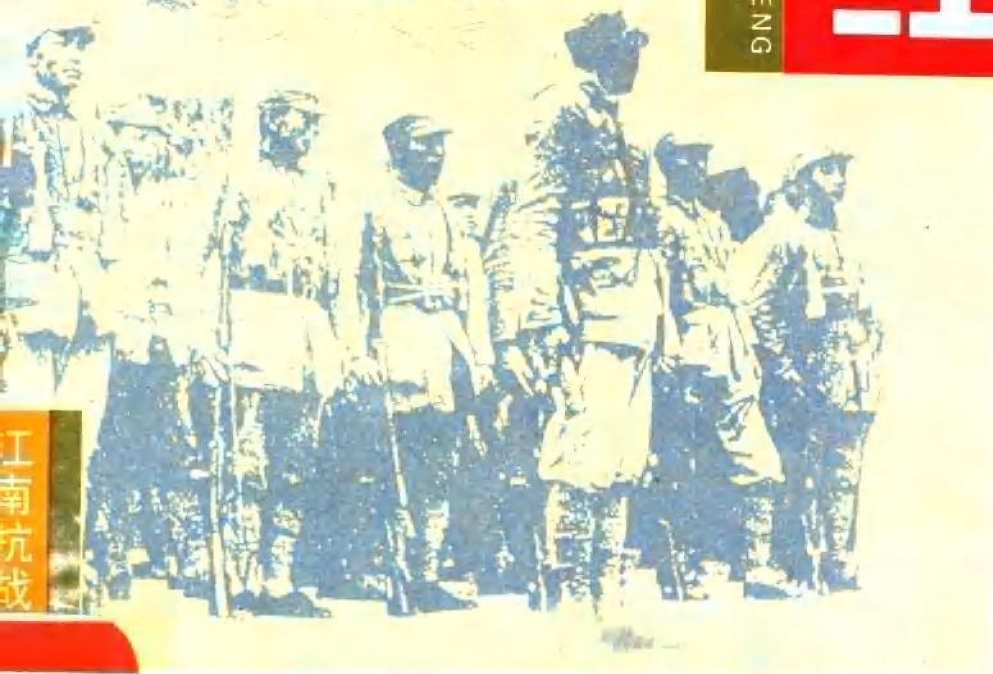




- 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
- 江南抗战卷
- 满江红
- 王玉彬 王苏红 · 著
- 解放军出版社



江南抗战

MANJIANGHONG

ZHONGGUO GEMING DOUZHENG  
BAOGAOWENXUE CONGSHU

# 满江红



# 满江红

江南抗战卷

解放军出版社



**京新登字 117 号**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满江红/王玉彬,王苏红著. —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  
1995

(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)

ISBN 7-5065-2697-2

I. 满… I. ①王… ②王… III. 报告文学-中国-现代  
IV. I25

---

**满江红 王玉彬 王苏红 著**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[北京平安里3号/邮码100035]

泰能照排中心排版

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:9.125 字数:240千字

版次:1995年12月第1版

印次:1995年10月(北京)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1000 定价:23.80元[精]

ISBN 7-5065-2697-2/I·323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序篇   | .....          | [ 1 ]   |
| 章 1  | 江南初战 .....     | [ 5 ]   |
| 章 2  | 引爆 .....       | [ 31 ]  |
| 章 3  | 夏秋之交 .....     | [ 51 ]  |
| 章 4  | 樊笼 .....       | [ 60 ]  |
| 章 5  | 年头岁尾 .....     | [ 82 ]  |
| 章 6  | 惊蛰 .....       | [ 102 ] |
| 章 7  | “苦涩”的抗日 .....  | [ 113 ] |
| 章 8  | 真实的“传说” .....  | [ 122 ] |
| 章 9  | 重庆—南京—上海 ..... | [ 131 ] |
| 章 10 | 足跨长江 .....     | [ 142 ]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章 11 | 风满楼 .....   | [157] |
| 章 12 | 江北岸 .....   | [167] |
| 章 13 | 临危决断 .....  | [179] |
| 章 14 | 血野 .....    | [188] |
| 章 15 | 东进 .....    | [206] |
| 章 16 | 大战在即 .....  | [220] |
| 章 17 | 运筹帷幄 .....  | [233] |
| 章 18 | 决战黄桥 .....  | [243] |
| 章 19 | 飘雪的日子 ..... | [259] |
| 回声   | .....       | [287] |

# 序 篇

1938年6月的日本满地是樱花的落英，不易觉察的微风吹过，已经褪去红色的花瓣追逐起舞，飘飘洒洒，层层叠叠，像欢快精致的白纸钱。

东京，这座帝国的大都市一如他的国家，浓郁的东洋色彩上涂抹着斑斑澜澜的西洋色调。挂着各色暖帘的寿司铺、小酒店、艺妓馆拥挤在潮湿狭窄的小街里，与它们相对应的是宽展大道上拔地而起的芝加哥风格的高楼大厦。一眼看去，如同一个性急的妇人锦缎和服上套着西服。东京人喜欢吃的还是寿司而不是面包，习惯睡榻榻米而不是长着四条腿的床。骨子里，他们仍是东洋人。但他们已经面向西方，并且在极力缩短这之间的距离。1854年，美国海军舰队以武力胁迫日本签下“神奈川条约”。日本被迫开埠与西方国家贸易。闭关锁国别无选择地被打破了。走出国门的日本人开始体认西方科技的力量。1867年，明治天皇即位，开始维新运动。自此，这个民族坚定、痛苦地甩弃他过去很多封建的东西，逐渐成为亚洲最先进最西方化的国家。中日甲午海战之后，日本认为中国已经处于力量的真空，于是从1931年开始进行填补真空的尝试。1937年最热的那个月份，他们大举进攻中国腹地，向卢沟桥推进。在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帝国军队在太阳旗下占领了中国一个

又一个城市——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上海、南京、徐州……崇尚武力的大和民族被辉煌的胜利弄得极为亢奋，全国掀起了爱国的狂热。大大小小的城镇灯笼高挂，太阳旗飘扬，游行、集会、演讲，募捐的纸箱子一字排开，刹那间就装满了。青春激荡的女大学生浪漫温馨，内心最美好的情感流诸笔端——在从本土运往中国慰劳帝国将士的慰问品中，有13.7万封她们的求爱信。挂着各色彩幡的艺妓馆价格翻倍，香艳的艺妓看到进门的是青壮年，便深深一鞠躬，说：“你应该在支那战斗。”嫖娼者顿时满脸飞红，放下钱夺门而去，第二天就到了现役报名处。随军军妓招募处熙熙攘攘，全是豆蔻年华的少女，工作人员簇拥其中，只有以姿色和文化的尺度来决定取舍。被招募者兴奋得脸儿通红，未被批准的哀求流泪不肯离去，直到夕阳西下，工作人员只好劝慰：“我代表帝国前方将士感谢你们，回去好好读书吧！”

大和民族的理性在胜利的狂热中被作为盲肠彻底摘除了。

6月15日，御前会议在东京皇宫里召开，内阁向天皇呈报关于帝国军队向中国武汉进攻的计划并请天皇照准。御座上坐着裕仁天皇，这天他身着军装，看上去与他穿西装一样不太顺眼。裕仁双目平视，滑润洁白的脸上没有表情。御座前是一个金屏风，下设两具铺着锦缎的长案，与会者分别在长案两边正襟危坐。

呈上的计划是首相近卫在内阁会议上制定的。

日本在中国的长驱直入遭到整个世界的谴责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在他的演说中说：“当一种传染病开始流行时，为了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，大家都同意而且参加把病人隔离。”他解释说：“战争，不管是先宣而战还是不宣而战，都是传染病。”尽管美国人普遍对罗斯福关于“传染病”的演讲不感兴趣，“传染病”还是很快靠近了美国。1937年12月12日，即南京陷落的前一天，日本海军航空兵炸沉了长江上明显可以看出挂着星条旗的“帕内伊号”炮艇。在此一星期前，日军桥本钦五郎大佐指挥他的炮兵团，轰击了英国炮舰“瓢虫号”。英美两国暴怒。近卫政府立即向英美两

国发照会表示遗憾,并提出赔偿。外相广田弘毅以卑下的口吻表示:“我的处境也很困难,事态发展出乎意料。”英美接受了道歉。此事像探测气球使日本知道英美并不想靠近战争,于是更加放开手脚。占领南京、徐州之后,华中重镇武汉在所必夺。

在决策进攻武汉的内阁会议上,有几分儒雅的近卫曾问外相广田:“西方对日有何评价?”

广田沉默了片刻,说:“法国大使说,日本走路应该抬头看看左右。”

陆相杉山元:“亚洲的事,日本说了算!”

近卫:“美国和英国怎么说?”

广田:“他们在计算战争的脚步。显然对日不满。”

海相米内:“恐怕是担心抢他们的地盘吧?”(脸上满是挖苦。)

广田:“美国说我们在扩张。”

又黑又胖的外交官松冈洋右素以“讲话机器”和“五万言先生”著称,他暴躁地跳起来:“扩张?他们也反对扩张?去问问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,当年的扩张者是谁?没有扩张哪有今天的美国?日本的扩张和美国一样,就像孩子要长大那么自然!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孩子长大,那就是——死亡!”

近卫这些日子胃一直不太好,此时他微微地蹙着眉,不知是身体不适,还是别的什么痛苦。

御前会议上四相和所有与会者都收敛了锋芒,双手放在膝上,木头人一般彼此凝视,虽然目光不能举向天皇,全身的神经却都高度集中在天皇那里。近卫首先起身,向天皇鞠躬,然后宣读向武汉“开进”的计划。接着三相和有意见要表达的大臣分别鞠躬陈述自己的观点。天皇一言不发,面无表情。从童年起裕仁就接受了这个角色的训练。在日本,“神”的概念就是天皇。不管富贵贫贱,每个日本人都认为天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,天皇是大家的父亲。这使得天皇具有绝对的权力,又不能轻易地动用,几乎只能毫无表情,含糊其辞。天皇是超越政治党派私利纠纷之上的,他是国家和神的化

身。他的出席使作出的决定合法化和更具有权威性。进攻武汉的计划就这样加封御玺，被天皇钦定了。

进攻武汉意味着侵华战争的扩大和升级，岛国日本再一次剧烈地膨胀起来。

向西，向西。数十万日军沿着黄河，沿着长江，向中国的腹地推进——这块土地曾经被大和民族视为自己文化的发祥地。

就在这一年的这个月份，一支不起眼的中国军队穿着粗糙的军装，迈着山里人摇摇晃晃的步子，伴随长江的浪涛，悄无声息，向东挺进。

# 章 1 江南初战

## 1

高桥村的李万全老汉至今仍记得，1938年6月3日的夜晚星满，半夜他起来撒尿恍惚看到窗外有人影晃动，舔破窗纸一看，屋檐下坐满了兵。他一把拉起过门不久的妻子，从锅底摸了把草灰抹在她脸上。妻子把床抖得像船晃。他背靠着床，手攥着砍刀。一个时辰过去了，外面没有动静。这是什么兵？高桥村靠着宣芜铁路，过兵不断。去年先是从上海、南京败退下来国民党兵，一车车一队队，洪水一般，他家的车和牛被拉走了。紧接就来了日本兵，又是一车车一队队，他13岁的妹妹被从柴堆里搜出来，遭奸污后又被扔进水井里。这以后又是土匪、国民党散兵拉起的各种名目的队伍，打的是抗日的旗，祸害苦了老百姓……。妻子推了他一把，外面响起脚步声，一袋烟的工夫，又静了下来。他趴在窗洞再看，屋檐下空空的，柴垛上空空的。妻子壮壮胆也趴在窗上看，确实什么也没有。天亮了，李万全走出去，街上站着和他一样满脸困惑的乡亲。没祸一个人，没烧一间屋，没缺一头牲口，连柴草也没有少一捆。惊疑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。“夜里过兵了？”互问着，其实是自问。他们的眼直愣愣地瞪着屋墙和街墙，只有那上面留着过兵的痕

迹，那是用白石灰写的大标语：“打倒日本鬼子！”“不做亡国奴！”“中华民族万岁！”每一条标语下面都写着——新四军。

村民们几乎都不识字，凡是穿一色衣服扛着枪的，在他们看都是兵，饱受兵患的中国百姓给中国文库留下了“好男不当兵”的民谚。

但是，这个兵过鸡犬不惊的夜晚让李万全记了半个多世纪。

这个叫新四军的队伍夜半离开高桥村，衔枚疾走。日军的封锁线宣芜铁路越来越近了。夜风不动声色地吹着，田野在寥寂中低沉地骚动。星光显得凌乱而辽阔。队伍不时传递着口令：“一个跟紧一个，不要掉队！”“不要作声，过封锁线了！”

抵近铁路。一束强烈的白光倏地刺破黑暗，像个巨大的扇子铺在大地上，一点点扫过来。队伍被这突如其来的神奇震慑，掀起一阵骚乱。

“莫停留！这是敌人的探照灯。”

他们的司令员对他们说。

司令员站在铁路上，他的身后是警卫员和那匹大白马。

战士们一跃而起。活泼的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探照灯。探照灯。”这新鲜玩意儿使他们大开其心。调皮的，俯下身，借着那雪亮的光摸一摸闪光的铁轨，它们笔直地伸展着，直向天边，好看得很呢。

“快跟上！”

司令员催促着。这是个中等身材的人，一口浓浓的四川话。

晨曦初露，队伍安全通过封锁线，迈进江南大门。

江南，这被千古骚人墨客吟颂的人间画境，曾几何时，“日出江花红似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；“堤上游人逐画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，绿杨楼外出秋千”；“闲梦江南梅熟早，夜船吹笛雨潇潇”；“昨夜江南春雨足，桃花瘦了鳊鱼肥”；“百分桃花千分柳，冶红妖翠画江南”……

依旧是江南，依旧是春天。

泥泞的小路，交错的河汊，灰蒙蒙的晨霭里隐现着败落村庄的断壁残垣，未燃尽的屋梁枯树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。村落与村落之间的田园荒芜了，肥沃的土地上疯长着浓密的蒿草。幽蓝的磷火不时从蒿草丛里闪出，那是正在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东西。寥漠的原野时而划过一两声冷枪，“吧——嘎！”冷枪的间隔中，知更鸟慌乱地从这支队伍的头顶飞过，一声声叫着……

美国记者兼政治评论家西奥多·怀特那时在中国，他惊诧地把目光投向正朝着江南开进的新四军，称此举是“忘我的冒险，不可思议的奇迹”。

战后 50 年，日本的学者和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揭秘一般开设了“新四军”专题研究。

他们对这支军队的关注和兴趣源于太大太多的不可思议。这也正是当时国民的疑惑。

年初，新四军从大后方乘火车向敌后靠近的时候，在兰溪车站和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大批国民党伤兵相遇。时值大雨倾盆，伤兵们吵嚷着，哀叹着，用最粗鲁的语言咒骂着世上的一切。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男女立即列队雨中，为伤兵慰问演出。春雨潇潇，歌声悲壮。“你们正为我们老百姓，……受了极名誉的伤。……帝国主义……是这样的疯狂，……要把中国当一个屠场！……我们要争生存，否则就要灭亡，我们要争做自由的人，否则就要变成牛羊。……我们拼着最后一滴血守住我们的家乡！”这是田汉作词、聂耳作曲的《慰劳伤兵歌》，有唱，有白。刚刚走下火线的伤兵被这滚烫的歌声激荡得热泪纵横，躺着的坐起来，坐着的站起来。雨越下越大，歌声越来越高昂——《大刀进行曲》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“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进！”伤兵们热血沸腾加入合唱，掌声经久不息。一位伤了右臂的兵缓缓举起左臂向雨中的演唱者敬礼。

“我们在前线打了这么久的仗，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款待！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”

“我们是新四军。”

“怎么还往东开,那边已经被鬼子占领啦……”

“我们就是要到鬼子的占领区去!”

一位受伤的军官带着虎口余生的惧悸和同情说:“你们这个部队作为一支政治宣传队是好的,到东战场打仗,恐怕只有且听下回分解了。”

一位胡子兵极有兴趣地问:“我当了十几年兵,从来没有听说有个新四军,你们是啥队伍?”

伤兵们也都很新奇的样子打量这些兵。他们身穿灰色的军服,戴着“青天白日”帽徽,但臂章与众不同:印有蓝色的手执冲锋枪的战士形象,还有“抗敌”二字。

新四军这个名字当时对于整个中国是陌生的,中国的朋友和敌人对他同样是陌生的。这个名字会使中国人联想起北伐时期叶挺将军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,又会联想到10年内战时期毛泽东的“红四军”。如今这个新四军的军长即是当年北伐名将叶挺,但是这个“无党派”人士统帅的却是共产党的军队。中国的事就像中国的方块字一样臃繁复杂,认识它、弄明白其中之奥妙,都是对人类智慧的挑战。因此那些二战时期到中国来的外国人,虽然对中国的贫穷、落后、不讲卫生嗤之以鼻,离开的时候却丢下了格言式的幽默:“愚昧的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人种。”

新四军是国共合作的产儿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发,民族危亡即在旦夕。大敌当前,摒弃前嫌,国民党和共产党终于面对面坐下来,可谓是“度尽劫波兄弟在”了。兄弟本是同根生,但同室操戈十数年,内心的芥蒂终难拂除,几乎每一项协议的达成都伴随着面红耳赤的争执,冗长的辩解,隐而不宣的心机。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,周恩来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最高首脑与各路诸侯,这个舞台和这个角色如同一砧冷峻的磨刀石,使他那含金量极高的智慧和举重若轻的城府,以及令人无法拒绝的人格力量,在无情的摩擦中大放其彩。当“八路军”的各项协定经过若干次舌战得到确认之后,另一支抗日力量又提交到谈判桌上。那是红军长征时留在

湘、赣、闽、浙、鄂、豫、皖、粤八省的红军游击队，是曾经让蒋介石烦恼头疼的“乱匪”。西安事变之后，蒋介石实行“北和南剿”的方针，对陕北的红军主力停止了进攻，对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却仍不罢休，先后调集 40 个正规师、60 个保安团，对这八省游击队实行残酷的“搜剿”、“追剿”、“清剿”，直到“七七”事变爆发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才停下来。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代表提出将这八省游击队集中，成立一个军，用于抗日。陈诚报告给蒋介石。蒋介石说：“可以。但军长必须是我们的人，由我们委任。并且，必须离开南方，开到抗日前线去！”蒋介石虽然高深，周恩来也决非等闲之人，他提出：既是抗日队伍，开赴前线无可非议，但是军长一定要是共产党人，并且，队伍须隶属八路军建制。国民党的代表表示：这支军队不能隶属八路军，但军长人选可考虑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。这样，又经过若干次的谈判、交涉，确定部队隶属国民党第 3 战区；军长则完全出于戏剧性的巧合——由于周恩来在上海的一家旅社邂逅阔别 10 载、刚刚从澳门到上海的叶挺，于是能让国共双方认可接受的新四军军长一职便非他莫属了，于是一个几乎无望解决的难题，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军长人选，便得来全不费功夫了。这位北伐名将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心灰意冷，流亡海外。卢沟桥事发，慨然回国。此时的他既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。

新四军就这样诞生了。他的名字意味深长——国民革命军新编第 4 军。

1938 年初，遍布南方八省的游击队编成四个支队，除第 4 支队驻在皖中，军部和第 1、2、3 支队陆续来到国民党第 3 战区所辖的皖南歙县岩寺地区。这里不是前线，除了街上多了穿黄军装的走来走去的人，和其他村子没什么不同。这些红军游击队经过三年苦战，枪支破破烂烂，子弹一人仅有几发。他们在岩寺集中整训，等待第 3 战区的点验、补充武器与装备。

但是，补给迟迟无人过问，而向敌后开发的命令却一道紧跟一道。与此同时，第 3 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不但划定了新四军开赴的

区域,而且向这些区域四围派遣了许多牵制武装。

江南,似高明猎人精心设计的陷阱,又似虎与狼同时窥视的坟场。

1938年2月15日,毛泽东从西北高原致电新四军:

目前最有利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,即以溧阳、溧水地区为中心,向着南京、镇江、丹阳、金坛、宜兴、长兴、广德线上之敌作战,必能建立根据地,扩大新四军基地。

江南已经沦陷半年,日本军队在那里追杀中国百姓如同“追兔子一样,只要看见还会动的人,就开枪射击”。

4月28日,粟裕率领300余人的抗日先遣队出发。

5月4日,毛泽东再次致电新四军:

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,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,方便些,放手些。敌情方面虽较严重,但只要有广大群众,活动地区充分,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,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,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。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,主力就可准备跟行,在广德、苏州、镇江、南京、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,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,组织民众武装,发展新的游击队,是完全有希望的。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,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、镇江、吴淞三角地区去,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。在一定条件下,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。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。当然,无论何时,应有谨慎的态度,具体的作战行动,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,这是不能忽视的……

5月下旬,新四军第1支队向江南开进;6月3日,越过宣芜铁路进入江南。

统领这支部队的是中国人后来熟知的人物陈毅。

陈毅自此直到很长一段时间,以“江南陈毅”自报家门。当然,此时的江南人民还不熟悉陈毅,陈毅对江南的了解也只是在诗词歌赋的绝唱中。此人一生爱诗、爱棋、爱书,性情奔放旷达,情感浓烈透明,有倚马千言之才。戎马倥偬中,他曾有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。眼前的江南再不是“近湖渔舍皆悬网,白蒲人家尽种莲”的江南了。陈毅陡耸着双眉,率部疾行。

行至中午,南漪湖浩浩渺渺横在面前。湖岸柳垂菱败,弃舟自斜,蕃芜的芦苇随风摇曳,不时飞出一两只水鹭,几声啼鸣反衬出无边无尽的寥漠与戚幽。不知是南漪湖使陈毅联想起汨罗江,还是端午节使陈毅想起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,也许是山河破碎的悲愤使陈毅迸发出与屈原的共鸣,他面湖戚然而吟起屈原的《怀沙》之赋:“陶陶孟夏兮,草木莽莽。伤怀永哀兮,汨徂南土。陶兮窈窕,孔静幽墨。冤结纆轸兮,离愍之长鞠。抚情效志兮,俯拙以自抑。”

《怀沙》是屈原绝世之作。这位爱国诗人作诗时悲愤已极,诗毕便抱石投汨罗江而死。

陈毅也曾留下“断头诗”,那是1936年冬,梅山被困,他伤病交加,20余日不得脱险;他卧于青石,仰天吟道:

断头今日意如何?  
创业艰难百战多。  
此去泉台招旧部,  
旌旗十万斩阎罗。

.....

陈毅吟罢《怀沙》,将一碗雄黄酒洒于湖中,又自饮一碗,登上

了木船。水波涟滟，云影幻变，陈毅发古之幽思，感今之重任，悲壮恢宏随着腹中的雄黄酒渐渐升腾而起——

江东风物未曾谙，梦寐吴天廿载前；  
此日一帆凭顾盼，重山重水是江南。  
芦苇丛中任我行，星星渔火水中明；  
步哨呼觉征人起，欣然夜半到高淳。

湖泊，河汉，田间小埂，水湾细桥……

陈毅率领队伍避开日军岗楼林立的村镇和公路，将一道道封锁线甩在身后。

知更鸟不再叫了，天又下起雨来。

6月，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。

傍晚雨住了，部队在一片树林子里宿营。陈毅的一担书籍喝足了雨水，他自知整理无益，只好摆在一边。警卫员阿虎铺好油布，陈毅坐下来。

“此时伸腿一坐，可谓人生快事。只是一身泥水，狼狈了些。”

阿虎嘻嘻笑着。

“你笑啥子嘛？”

“司令员，你看。”

陈毅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看见一群赤身裸体的战士围坐在火堆旁。

“咯老子，搞啥子名堂？”

“烤湿衣服，没有换的，只好光着。”

陈毅起身朝火堆走过去：“我的同志哥哟，这可是不太文明。”  
嘻嘻笑了，又说：“没法子嘛，委员长不给我们衣服穿，我们新四军是光着屁股进江南来的。不过，你们现在放肆些可以，进了村子可要衣冠齐整，不要让江南百姓说我陈毅带了一群光屁股兵杀鬼子来了。”